

籌辦夷務始末

同治朝
卷十一之十二

347.911
S0000

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一

同治元年。壬戌十一月。壬子。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。
查俄國會勘西界事宜。疊據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等報。
稱。俄國先有頭人入界。堆立鄂博。並攔阻查邊情事。迨該
國會勘大臣到塔爾巴哈台會晤。以條約內有中國常住
卡倫一語。遽即以常住卡倫為界。嗣又有伊犁匠蘇勒官
雜哈勞同來會議。妄指乾隆年間勒布什邊界石碣為伊
犁將軍私立。其執持卡倫為界之說益堅。且於來文內有
若不照辦。即係廢約尋釁之語。各等因。並明誼等繪具地
圖。內列早年邊界。並現在俄國所請卡倫為界。及各卡倫

距邊界中間之地三項。以黃紅紫三色分別註明。呈送軍機處。欽奉。

諭旨。交臣衙門再向該國公使面議等因。臣等伏查中國與洋人辦事。全靠和約為憑。若不執定條約與之辯論分明。該洋人即得藉口於背約尋釁。檢查俄國續增和約第二條。內稱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。此後應順山嶺大河之流。及現在中國常住卡倫等處。及一千七百二十八年。即雍正六年。所立沙賓達巴哈之界牌。未處起。往西直至齊桑淖爾湖。自此往西南。順天山之特穆爾圖淖爾。南至浩罕邊界。為界。以上八十九字。為第二條全文。專論西疆分界事宜。

當初訂條約之時。係由俄文譯漢。字句較為糾結。今維哈勞等堅執以中國常住卡倫為界。原係藉詞和約內有中國常住卡倫之句。非盡鑿空撰出。然果如所言。則唐努烏梁海等處。即當分入俄國界內。但細將此條逐字咀嚼。約內只有及現在中國常住卡倫之文。並無統以現在中國常住卡倫為界之文。又細繹沙賓達巴哈界牌末處起句下。係往西而非西南。係直至而非斜行。連日執此與該國公使巴留捷克等反覆辯論。一面給與照會。並告以條約內及中國常住卡倫之句。如將至齋桑淖爾湖。必經輝邁拉胡卡倫之類。非謂統以常住卡倫為界。若果以此為界。

則當時條約。應云西疆統以中國卡倫為界。一語已定。何必云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。又何必再派大臣會勘。况自界牌末處起。本應往西。而匡蘇勒官何以欲往西南。本應往西。直至齋桑淖爾湖。何以欲往西南。斜行至齋桑淖爾湖。如此逐層駁詰。該公使等始而色變。繼而語塞。始允將原照會轉行。復據鈔出明誼等原奏。稱雖哈勞等業經由塔爾巴哈台起程回國。當即復行照會俄國公使。告以前次照會。已將條約內西字直字。逐一講解。毫無疑義。並告齋桑淖爾湖西南。既有勒布什界牌。其界牌以外之哈薩克。布魯特。臣服中國有年。自應仍前安居樂業。並催令將

前次照會早為行知。以便來歲春融會議。旋據該公使照覆。內稱前次照會。已經繙譯俄文咨送本國。並備文行知。西恩畢爾總督。以為幫助公平辦理分界重事等因。臣等以該公使照覆。有扶持兩國和好之言。復行給與照會。以答其意。仍屬其按照原文。逐層譯解。以期明年分界時迅速定議。臣等查常住卡倫為界一節。業經逐層詮釋。斥其誤解。然使條約內中國常住卡倫一語。全無著落。斷難折服該國之心。而杜其口。明誼等因。輝邁拉胡。勒布什。從前已有俄國建造房屋。勢難再與力爭。因將紫限點至此處。以符條約中常住卡倫之語。將來分界時。如能按照臣等

照會所云。自沙賓達巴哈界牌往西。然後直至齊桑淖爾湖。以後即照明誼等所點紫色之限。與之定議。似可了結此案。惟該國佳京公使。既以此件非其所承辦。而雜哈勞等又因會議未定。悻悻而去。明年再到塔城時。難保不帶兵豫占地方。以為強詞奪理地步。不可不豫為之防。十月二十四日。欽奉寄

諭。將應行布置之處。層層指示。明誼等遵辦。應令明誼等遵照豫籌。於明春再議分界時。妥速蒞事。

御批。依議。

給俄國照會

為照會事。現准

欽差會勘西北界事宜大臣明等咨稱。連日與俄國使臣博等商辦一切。忽俄國添派伊犁匡蘇勒官雜哈營。並未先行知照。該使臣偏執已見。誤解條約。堅欲統以中國現在常住卡倫為界。本大臣反覆辯論。仍置不理。並以乾隆年間所立勒布什界牌。為私行偷立。所有舊址地圖。均不閱看。且於公所大罵伊犁將軍為小人之行。並云若不依言。只好帶兵占踞。本大臣等答以分界事宜。總須謹守條約。不得故意偏解。該使臣反以中國為廢約。因思事關分界。且有條約地圖可憑。斷不能任聽使臣一面之詞。即使其動兵

挾制○至死亦不能從○惟兩國和好有年○不可因此致失舊
好○彼此均無所益○請照會俄國○欽差住京大臣秉公酌覈○
轉行該使臣遵照等因前來○本王大臣查兩國

欽派大臣會勘邊界○均經豫先知照○何以獨臣蘇勒官雜哈勞於
會議數次後○始行添派○即添派後亦應心平氣和○據理辯
論○何以動云帶兵占踞○並口出不遜○斥伊犁將軍為小人
之行○此豈和好之道○至所稱條約以現在中國常住卡倫
為界之語○尤屬誤解○查條約第二條○載西疆尚在未定之
交界○此後應順山崩大河之流○及現在中國常住卡倫等
處各語○其曰及中國常住卡倫等處者○蓋謂分界時亦有

可以及常住卡倫之處。如將至齋桑淖爾湖。必經輝邁拉
胡卡倫之類。非謂統以常住卡倫為界也。是以條約僅載
有及卡倫等處字樣。並無以卡倫為界之語。設使以卡倫
為界。則當時條約。應云西疆概以中國常住卡倫為界。一
語已定。何必云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耶。又何必派大臣
會勘商辦耶。况下文復載明自沙賓達巴哈界牌未處起。
往西直至齋桑淖爾湖。所謂往西直至者。乃自沙賓達巴
哈往正西科布多邊界之止處。直行至齋桑淖爾湖。非謂
由沙賓達巴哈向西南斜行至齋桑淖爾湖也。若如臣蘇
勒官所稱。則是往向西南。而背條約內往西之語。且既往

西南係屬斜行。更背條約內直至之語矣。觀下丈齋桑淖爾湖句下。始有自此往西南之語。益可證自沙賓達巴哈未處起。只可照約一直往西。其距匡蘇勒所云之卡倫甚遠。愈見匡蘇勒官之統以卡倫為界。實為誤解也。至勒布什界牌。本王大臣業查舊圖。實係乾隆年間所立。乃匡蘇勒指為私立。獨不思現在貴國竟有於中國界內私行堆壘鄂博者乎。種種偏謬。明大臣再三講解。不肯聽從。反謂明大臣廢約。欲帶兵占踞。試問如此恃強背理。為守條約乎。抑廢條約乎。即令照上辦理。一一遵守條約。則所分之地。已與貴國大有裨益。而於中國虧損甚多。况欲強占於

條約之外。貴大臣正直聰明。諒必有公論也。因思中國與貴國和好二百餘年。非他國可比。尤應篤念前好。使睦誼日敦。方不致為別國所竊笑。況分界事宜。係兩國重務。更當謹守條約。和平商辦。不得各執偏見。徒事爭論。以致久稽時日。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。將以上各節。迅即行知。貴國分界大臣。令其照約辦理。勿再另生枝節。為此照會。

俄國照覆

為照覆事。接准貴王大臣照會。內載現准

欽差會勘西北界事宜大臣明等咨稱。連日與俄國使臣博等商辦一切等因前來。查辦分西北界一事。另有欽派大臣。本

大臣亦未深悉該事情形。難從中剖辦。惟本大臣當有扶持兩國和好之心。並知此是本國誠願。相應一面將貴衙門照會。繙譯俄文。咨送本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。一面備文行知西悉畢爾總督。以為幫助公平辦理分界重事。為此照覆貴王大臣查照可也。

給俄國照覆

為照覆事。接准貴大臣照覆。內稱西北分界事宜。本大臣嘗有扶持兩國和好之心。等因前來。足見貴國本以和好為重。而貴大臣聰明正直。又能常存公平辦事之念。扶持兩國和好之心。本王大臣展閱之下。實深欣佩。是貴國與

中國和好有年。並非虛語。所有分界重事。如貴國將本衙門兩次照會。按照原文。逐層譯解。則明歲兩國分界大臣。必可公平定議。不獨兩國友誼日敦。即彼此久經和好之真。益可取信於遐邇矣。為此照覆。

給俄國照會

為再行照會事。准會勘西北界事宜大臣明等來文。內稱前件會議未定。貴國分界大臣堅欲回國。業經以禮護送起程回國等因。本衙門查塔爾巴哈台北地高寒。大雪封山最早。現時節屆隆冬。貴國分界大臣。自係難於久待。惟是轉瞬春融。自必再申前約。若不趁此閒暇之時。從容商

定。誠恐彼此往返。多勞跋涉。日前本衙門照會貴大臣。業將咸豐十年商定條約。一一聲明。自不難於遵約辦理。條約內自沙賓達巴哈往西。直至齋桑淖爾湖。西字直字。均經逐一講解。毫無疑義。至齋桑淖爾湖。迤西南。既有勒布什界牌。為中國南北適中之定界。其界以外之哈薩克。布魯特。臣服中國有年。貴國與中國久經和好。所有哈薩克。布魯特。兩項官民。自應仍前安居樂業。毋令一夫失所。所有前次照會。務希早為行知。貴國分界大臣。洞悉原由。豫為覆知。以便來歲春融會議。一到即定。庶可早為完結。以歸簡易。而免重勞。相應再行照會。貴大臣查照。

致分界大臣明誼等信

閏八月二十七及九月二十五等日。先後由軍機處交出
尊處具奏會議分界事宜。未能定局。並俄使堅欲以常住
卡倫為界。各摺片。並疊奉

諭旨。令本處與俄國在京公使面議。本處遵即查照摺內所開各
情形。及地圖界限。與該公使巴留捷克。面為剖辯。往返數
十次。詎該使甚為狡獪。每至詞窮。便以未悉情形。藉詞諉
卸。因於本月十九日。給與照會。現尚未據覆回。緣恐尊處
懸望。先行鈔錄移咨冰案。本處查此件係屬遵照和約辦
理。自應細譯條約。逐字推敲。方可免將背約之名。坐在中